

封面设计：张守义

一九八二年中篇小说选（第二辑）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字数 458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20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8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61,500

书号 10019·3536

定价 1.75元

编 选 说 明

为了及时介绍我国当年中篇小说创作的新成果，汇集一年来优秀的中篇小说作品，便于广大读者阅读和欣赏，我们从一九八一年起，每年编辑出版中篇小说选。

在编选中，我们力求入选作品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，力求题材、风格和手法的多样，以及作者代表性的广泛。某些虽有争议但内容健康、风格手法有新的探索、具有一定的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，也酌量收入。所选作品每篇字数约以三万至十万为度。年选的辑数根据具体情况而定。今年共出两辑，每辑目录按作品发表时间顺序排列。

由于征求意见范围和编辑水平有限，所选作品难免有不妥之处，切盼广大读者、作者提出批评建议，以利于今后改进工作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八三年二月

目 录

苦 夏	汪浙成 温小钰 (1)
普通女工	孔捷生 (58)
太子村的秘密	谌 容 (145)
流泪的红蜡烛	张一弓 (244)
燕儿窝之夜	魏继新 (309)
锅碗瓢盆交响曲	蒋子龙 (361)
高山下的花环	李存葆 (468)
黑骏马	[回族]张承志 (586)

19/02/201

苦 夏

汪浙成 温小钰

—

整个酷热的仲夏在考试的高温中度过。

本来在北方，夏天是一年中最令人神往的美好季节。由于春天的短暂，人们仿佛从漫长的穿着厚厚棉衣的冰天雪地，直接来到了一个绿色世界。到处是浓荫。鲜花盛开。南风。奔流的江水。身上突然换上色彩明亮的夏装，多么舒畅、轻松，身心都好象得到了解放；静寂了几乎一年的游泳场上，每天人山人海，沸沸扬扬，孩子们除了脚底板和屁股蛋仍然是白皙的，周身皮肤都是太阳留下的颜色，显得那么快活、健康。然而早晚又相当凉爽，白天的炎热在人体上引起的消耗，很快能得到恢复和补偿。

夏天又是人生旅程上的一个重要关隘。四、五岁的儿童，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是在夏天里，第一次离开父母，离开家庭，去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生活；幼儿园的孩子，是在夏天里和阿姨们吻别，准备跨进小学门槛；小学毕业生，是在夏天里结束人生第一个学程，跟老师们合影留念，将变成中学生；中学毕业生也是在夏天里告别母校，给每一个同学题一句临别赠言，准备跨进大学；而各类大专学校的毕业生，又是在夏天里结束各种实习、毕业考试，论文答辩，走向社会、走向生活。整个夏天，有多少人在告别，

在叮嘱，在祝福，在收获同时又在播种，充满着希冀、欣喜和理想。

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人们对这个美好的、激动人心的季节，竟又怀着隐隐的恐惧。大家盼着它同时又害怕它。一想起夏天即将来临，就会发愁，感到紧张，忧心忡忡。沈金一老师一家，今年就面临着这样一个烦恼的夏天！

沈金一有三个孩子。大女儿十七岁，儿子十五岁，小女儿十二岁。三个孩子按规定年龄入学，都赶在今年升学考试。难怪熟人们见了他都摇头叹息，这个夏天他可怎么活？

真是没法活！孩子们考不上重点初中就难于考上重点高中，考不上重点高中更难于考上大学，考不上大学就没有职业保障，这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实。求职的生存竞争过去从考大学开始，现在又提前了五年，十一、二岁的小孩子就得上阵，所以三场考试哪一场都是硬仗，忽视不得。由于人们在过去几年考试中有太多的丰富感受和体验，所以今年的考试就象这个夏天的天气一样，温度比往年高得多，无论舆论上、心理上，孩子们升学考试的成败得失成了十分关键的大问题。

家里一下子出现了三个“超级大国”，一切都得为他们让路！于是，首先是老沈每天的半斤牛奶被取消了，转让给儿子，又替两个女儿各订了半斤，以示三个重点都一样突出；其次，为了适应考生的能量消耗，改善伙食，老沈这位新近才提升的副教授，不得不把自己彻里彻外来一番改造，放下手中干得正上劲的、准备提到即将召开的全国经济学会会上报告的论文——《试论竞争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》，变成一名专职火头军。再次是老沈爱人杜萍，一位中学语文教师，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，也作了相应调整：再不能象先前那样，把学校里的工作拿回家来，相反，一切公事加部分私事，都压缩在八小时工作内，以便一下

班回家，就能与老沈一起，把全副精力集中到帮助孩子考取理想学校这个共同目标上来。

他们面临的形势是很不乐观的。

大女儿佳佳用功，但不聪明，在一百个考生里只收四名学生的高考竞争中，要想获胜，必须下很大力气。佳佳悬梁刺股，日夜苦读，她自己也知道，决定一生成败在此一举。

小女儿玲玲聪明，但不用功。今年初中升学率百分之八十，考取重点中学当然还要困难得多。对玲玲来说，要想如愿以偿，非得出现奇迹。可她仍然是一副“快乐公主”的派头，无忧无虑，压根没把这场考试放在心上。

儿子华华，又聪明又用功，他是老沈夫妇的骄傲。今年考高中，虽说有将近一半孩子要被淘汰，但听老师说，华华不用担心，准能顺顺当当考上个好学校！

然而情况却出人意料，尤其是这个华华……

二

最先来到的是高等院校入学考试。

佳佳的小屋里，早已是一派临战景象，到处都贴着小纸条，床头上是外语单词，墙壁上是数学公式，门背后是物理定律，书架上是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。晚上一上床，早晨一睁眼，坐下一抬头，走动一转身，都有一门学科的精髓投入眼帘，能够轮流背诵。白天黑夜，老沈夫妇还轮番到小房间里来给佳佳作些力所能及的辅导。老沈讲政治，杜萍讲语文，一心希望经过父母“亲授”，女儿能点石成金，语文政治两门功课稳拿它个一对八十。

一天深夜，杜萍正在给女儿辅导语文，老沈笑咪咪地进

来了。

“刚才我去楼上老李家，”他兴致勃勃地向自己爱人报告说，“看到他们都在替孩子押作文题。要不要咱们也来拟它几道，由你执笔，让佳佳事先背诵下来。”

“怎么能这样！”杜萍抬起头来，惊讶地望着丈夫，“你是忙糊涂了。这对学生没有一点好处。据我所知，押题没有一次是准的。”

“多一手准备总没有坏处。”

“那不见得！”杜萍坚持说，“这几天我正加强佳佳文字能力的基本训练。只要思想畅通，掌握一定表达能力，无论碰到什么题目都不怕。事先写好一个范本，只会干扰孩子，她背好一套现成的东西，来了什么题目都怯着往上套，没有不跑题的。”

“这就要看你这位语文老师的本事罗。你不能写得灵活一些？佳佳只要稍稍改头换面，什么题目都能对付。反正论说文跑不了联系‘四化’，记叙文有点‘五讲四美’、好人好事、学雷锋什么的。这是应急措施，有备无患。当然你的意见有道理，但佳佳来得及吗？这是竞争！孩子固然要参加，家长们也在比，也在争哪！别的家长……”

“我不赞成……”杜萍还在嘟嘟囔囔地反对着，但一看女儿那副辛苦到麻木程度的表情，又不由得心疼起来。为了给孩子吃颗定心丸，杜萍只好捉刀代笔。两天以后，佳佳床头墙上外语单词的小纸条旁边，多出一篇誊写清楚的范文。但杜萍心里却快快不乐。作为毕业班班主任，她在学校整天教育学生要正确对待升学考试，但在家里，她却不得不违心地屈从于老沈不知从哪儿贩卖来的这类世俗之见，觉得自己是在给女儿帮倒忙。

老沈的辅导确实是在给女儿帮倒忙。这个老兄，真不知道

他的迂腐劲怎么会发作到如此这般田地。当他讲政治经济学常识的时候，往往会忘乎所以，引经据典，从马克思、恩格斯讲到亚当·斯密。一时，又大讲其价值法则、流通渠道、经济结构……大概自以为深入浅出，非常成功。小姑娘则呆如木鸡坐在他面前。经过他这一通疲劳轰炸，她的脑子要麻痹半天。这时候，杜萍又不得不挺身而出，进行干涉：

“老沈，喂，老沈！适可而止吧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适可而止。”

老沈从自由王国跌回必然王国，扫兴极了。

杜萍和老沈结婚将近二十年，一贯配合默契，相敬相爱，和平共处。可近来为了孩子们考学，矛盾层出不穷。歧见之多，双方态度之固执，又常常反过来对孩子造成干扰。所以在为孩子奔忙和焦虑同时，又为两人之间意见之不协调多出一重新的烦恼。小到应不应该允许玲玲开一次电视机，大到佳佳的志愿，究竟报考文科还是理科，都是爆发“星球大战”的原因。

根据经验，确定报考志愿很有学问，也很重要。以前，这主要取决于考生个人的志趣和理想。当未来的大学生们在选择自己将来的学习目标时，内心很不平静，常常是周身热血沸腾，激动得脑海里象放映电影似的，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一幅幅富有青春气息和浪漫色彩的画面来。如今，报志愿现实极了，大多数考生都从录取可能性出发。如果志愿定得准，选择得对路，即使考分稍低，也会比那些考分高但志愿填得不合适的学生录取可能性大，学校也会来得好些。人们重视报考志愿，为自己孩子反复考虑，斟酌再三，主要原因大概也在于此。

佳佳究竟考文还是考理？杜萍认为她只能学文，佳佳没有

科学家的头脑。但老沈不同意，他认为学好文科比学好理科难，佳佳缺乏丰富的想象力，人文科学她更难把握。

夫妇俩争得面红耳赤，声音越来越高，一个说，成绩好的学生学理工，成绩差的学生考文史，在社会上已成定论，大学文科招生考分远远比理科低，也是事实；而另一个则认为这非常不正确，不公正。正是这种偏见将要造成我国社会科学理论人材缺乏，文史哲诸学科研究水准下降，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。于是，他们的争执从女儿报考志愿，升级到对整个文理科学生来源的看法。老沈认为重理轻文的偏见必须纠正；杜萍则劝他首先要认清：考试是一种如他所说，具有明确功利目的的竞争活动，文科学生质量比理科差是既成事实，但纠正社会偏见不必拿女儿做试验。

枪炮乱放，硝烟弥漫，当事人佳佳一声不响，小女儿玲玲也吓得不敢作声，儿子华华却忍不住提出了抗议：

“你们还叫不叫人复习功课啦？”他气哄哄地说：“你们争得起劲，也不问问佳佳自己愿意学什么。”

佳佳低着头，一边说一边拿手指头在桌子上划来划去：

“学什么都行，只要能上学。”

“只要有碗饭吃！”弟弟学着姐姐的腔调。

老沈来火了：“华华！管你自己念书去！”

杜萍说：“现在的一切确实不由愿意怎样，而是由可能怎样来决定的。考虑问题一定要放到可能性的基础上。”

“说到可能性，那么，还有一种可能性也得估计进去。别看理科录取分数线高，招生数量可比文科大，录取可能性还是要大得多！”老沈振振有词。

“还是问问佳佳自己功课怎么样吧。佳佳，你自己觉得哪门

课最好，最有把握？”

佳佳没有哪门课最好，她平均使用力量，比较起来，数学稍强。

“你看！”夫妇两人异口同声，都为自己找到了有力的论据。

“这就对了！”老沈说，“数理化对她反而容易学一些嘛。”

“恰恰相反！”杜萍毫不怯阵，“报考文科的学生数学都不怎么样，佳佳数学能拿分，这在竞争中就有了优势！”

佳佳默默地坐在书桌面前，心中充满酸楚，听爸爸妈妈为了自己争执不休：一个认为她功课差应该学文，另一个认为她不够聪明应该学理。争论虽然激烈，出发点却一致，就是她不行。她彻底明白自己是多么差劲了。

可是佳佳小时候是个天资聪颖的小姑娘。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期间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神经受了刺激，以后，就变得反应比较迟钝（老沈夫妇因此对大女儿怀着一种歉疚的心情）。小姑娘大概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没啥本事，不论在家还是学校都不好多事，还处处想着别人，宁可自己吃亏，把方便让给人家。那时候，学校经过“红色风暴”洗劫，桌椅板凳残缺不全，小学生们上课不得不自带凳子。佳佳在班上身体最弱，家离学校又远，每天，她满头大汗地端着把椅子来到教室。班上有些调皮捣蛋的小家伙，本来到学校来就是混日子，哪个乐意带凳子？一看见佳佳坐在那里，立刻装出一副病病歪歪的样子，嘴里发出吭吭哧哧的声音，无病呻吟，走到她跟前，今天这个喊头晕，明天那个叫腿疼，轮流央求佳佳把椅子让他坐个半天。每当这种时候，小姑娘满脸通红，不知怎么办好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不停地忽闪着，不过过了一阵，总是把自己费劲败力背来的椅子让给有“病”的小朋友，自己一声不响站到教室后面听老师讲课。日子久了，老师

以为这个学生对学习不重视，又笨又懒，印象不好。直到有一天课堂上，佳佳实在站不住，一头栽倒地上，老师扶起她来，一摸额头烧得烫人，又怜惜又生气地批评她，为什么不带凳子，天天站着听课怎么行！小朋友们抢着告诉说，佳佳有椅子，她每天都让给别的同学坐了，自己一次都没有享受过，老师这才大白真相。

在家里，佳佳也是如此。每回，爸爸妈妈发了工资上街回来，给三个孩子一人一份好东西。华华总是最先吃完，接着，便覬觎玲玲手里的剩余物资，软硬兼施，巧取豪夺，把妹妹弄得号啕大哭。每每遇到这种情形，佳佳总是悄悄地把自己那份东西贡献出来，代华华赔偿，并且安顿妹妹不要告状，免得惹爸爸妈妈生气。

佳佳这种体谅人、照顾人、懂事、心地善良的品质，在爸爸妈妈心目中，倒更加强了他们认为佳佳在生活中是个弱者这一看法。因此在对这个女儿的爱里面，除了歉疚，又多出一点怜悯，只要事关佳佳，不论巨细，父母双双都理所当然给出来拿主意，包办代替，生怕女儿上当受骗。

这天，佳佳垂头丧气地听爸爸妈妈为自己的前途运筹帷幄，唇枪舌剑，越听情绪越低落，心里说不出是种什么滋味，后来，她实在听不下去，一声不响地起来，急急忙忙奔进小屋，把自己关在里面。

正沉浸在争论兴头上的老沈夫妇，看见女儿这异乎寻常的举动，都忽然意识到自己失言，争论戛然而止。唉！问题没有解决，反倒削弱了女儿参加高考的信心，挫伤了士气。

三

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气候反常，才七月出头，厨房里已经热得象蒸笼。沈金一副教授挥汗如雨地在锅灶旁大显身手。他腰上围着妻子的花围裙，满头大汗，脱得只剩一件脊背上有个大窟窿的汗衫，胸口湿漉漉的一片汗迹，还不停地跑到水笼头跟前，把头凑在下面去降温。

起先，老沈以为今天自己身体出了毛病。跑到房间里看温度计，红色的酒精液柱清清楚楚地指示在摄氏 38 度上，然而早上电台天气预报却说最高温度 33 度。老沈心想，何必呢？在中国，过去是政治气候难得说真话，这几年好不容易扭转了局面，可是有关自然界的气候，有时却又反倒不把真实情况告诉老百姓了。据说有关部门这样干，并非仪表失灵，那么为什么呢？是为了安定团结吗？是出于“四化”建设的需要，怕预报高温引起懈怠和恐慌吗？老沈拿手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，不无悲伤地想：真是何必呢？难道广大老百姓的建设热情和决心，会被几度气温吓倒和击溃？

一股冲鼻的热油味飘进房来，老沈猛然想起放在火上的油锅热了，连忙钻进厨房去继续操作。尽管他在烹调学方面只有助教水平，但今天中午，他要专门为佳佳烧两个拿手菜：火腿蛋卷和乌克兰红菜汤。这还是昨天半夜醒来时忽然想到的。一个月来，经济系副教授沈金一，每天脑子里考虑的不再是书本上抽象的交换、商品经济、价值规律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，而是各种各样实实在在的商品，市场，一天两趟的采购任务和美味可口、花样翻新的食谱。手里一天到晚拿的，也不是参考书，稿纸和钢

笔，而是菜刀、锅铲、抹桌布。有什么办法呢？随着考期的一天天临近，佳佳紧张得不得了，疲劳过度，食不下咽，平时难得吃到的华夫夹心饼干和水晶软糖，对她已经失去往日的魅力。沈副教授夫妇急得要命，再过几天便是考期，不吃东西怎么行呢！

其实这幢楼里何止老沈一家是这样。随着高考逼近，哪个考生家里不是一派大战将临的气氛。楼上老李爱人王大夫，借着工厂实行倒休调休制度，也已经不去医务室上班了。她女儿李娟，身体比佳佳还弱。王大夫留在家里的任务，就是每天早晨拽着小娟做操打羽毛球，晚饭后陪她散步休息，放松神经。女儿午睡，她镇守门外，对外挡驾客人，对内镇压家里的人，不许大声说话，走路必须放轻脚步，任何一声意外的响动都会引来她满面嗔怒。她成了女儿的专任保健医生。一楼关斌的父亲，是学校保卫处干部，基本上也不上班了。他虽辅导不了功课，但每天接受最头疼语文的儿子的派遣，四出探听作文试题，搞“克格勃”活动，并且每获得一个题目，必定同时搞回来一篇由别人捉刀代笔的相应的现成范文。还有隔壁老马，儿子亚军，跟佳佳同班，是个“烦八门”（高中课程共九门，有的学生对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历史、地理和外语都感到厌烦，唯独爱好一门体育，学生中戏称“烦八门”）。老马身为办公室负责人，虽然天天去上班，但身在公而心在私，接待、打电话、出去办事，内容基本上已变成儿子报考“小三门”体育，跟招生办公室各个环节拉关系，打招呼，甚至晚上都被亚军妈妈从家里轰出去，坐着小吉普四处奔走。总之，所有考生家里都是全民总动员，都在发挥各自的优势，支援着、协助着自己的子女在这场竞争中获取胜利。

老沈还注意到，高考前夕的紧张气氛，在市场供应上都有所表现：商店里巧克力和桔子汁脱销了。说来可笑，今年家长们象

是要把孩子送进宇宙飞船一样，把提高热量的巧克力和减低热量的桔子汁看成必备食品，没有买到的人家，好象在竞争第一回合便处于劣势。

“嘿，真是倒楣透了！”

老沈听见门口有人说话，撩起围裙擦擦手，连忙从厨房迎出来。小娟妈王大夫已经自动推门进来了。她神色倏然，站在当地中间，便快言快语说开了。

“就差这么一步，队排到我前头一个人，桔子汁就卖光了。这些当爹当妈的是疯了还是怎么的？好象不买桔子汁，儿女便考不上大学似的！老沈，你们有多吗？给咱们小娟匀两瓶。”

老沈和小娟爸爸在一个教研室工作，两家又是老邻居，搬到这新居来前，他们共用一个厨房，从不象有的人家那样，邻里之间为了你在公共地界多放了一个腌菜坛子，我扫地不小心朝你炉子方向扬了点土而心存芥蒂，吵闹不清。加上王大夫性格泼辣，为人热情，至今两家仍然你帮我助，来往密切。

幸好老沈因为有三个孩子应考，多预备了点桔子汁，给王大夫拿了两瓶。

王大夫欢天喜地接过桔子汁，发现老沈眼镜片上有几点刚溅上去的油星，指指他身上这副火头军穿扮，叹了口气。

“老李也一样啊！”

“我家两个，你们还多了个华华！”走到门口，她忽然又回过头来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问：“佳佳这一向准备怎么样了？”

“该复习的都复习了一遍。”

“那这几天要有意让她放松一下，别一天到晚关在小屋子里，万一考试前夕给躺下了，复习再好也白搭了。”

老沈连忙告诉王大夫佳佳吃不下饭。她问了一些情况，说：

“回头我给拿些药来。”

送走小娟妈，老沈又回到厨房来为他的美饌佳肴奋战。炉火很旺，油锅吱吱冒烟，眼看要合成火腿蛋卷，才发现盐瓶空了。杜萍尚未下班，华华、玲玲上学还没回来，佳佳在自己小屋子里专心用功。没办法，只好端下油锅，先洗青菜。

老沈解下围裙，趿着拖鞋，拎着一篮青菜，然后又端了一盆水，走进女儿的小房间，看看佳佳功课复习得怎样。出乎意料，佳佳坐在桌子面前，双手捧脸，冲着书本在嘤嘤啜泣。

“佳佳，你怎么啦？”

佳佳更深地把脸埋在手帕里。

“不舒服了？”

她摇头。

“华华招惹你了？”

她摇头。

“那你怎么回事？”

过了好半天，佳佳才闷声闷气、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我害怕，我怕……考不取。”

老沈赶快坐下来安慰她：“这有什么好怕的？你得有信心。提纲上的内容你全复习过了，你一定会考得好的。”

“可我把复习过的又都忘了。……”

老沈大惊失色。

“真的！刚才我合上书本，闭着眼回想书上复习过的内容，公式定理，一个都想不起来，全忘了！……”

看着她发呆的脸，紧张的神态，做爸爸的心里一下子乱了。老沈极力压住自己的惊慌，安慰女儿：

“你大概是复习得太累了。”

“这是真的，真的！爸爸……我怕，你和妈妈为我耗费了那么多时间、精力，结果却……我怕对不起你们！”

“别胡思乱想！”

“你们作出那么多牺牲，你天天跑进跑出，专门给我做饭、买吃的……”

“没事，佳佳，饭嘛本来天天要做的，无非做得多一点、细一点，做点家务，这也是应该的。你们学习紧张消耗大。”

“不！你们这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。”佳佳固执地同老沈争辩，“我耽搁了你的科研，说不定这篇要在年会上宣读的论文，当前经济战线很需要它。我耽误了妈妈的教学工作，要是她把这点时间用在班主任工作上，肯定会有更大的贡献。哦，爸爸！你们干嘛为我耽误自己这么多事情？你们要是少管我点，我也许会好受些。你们干嘛放弃自己两个已知数来求我这个未知数？如果这次我考不取大学，叫我怎么有脸见你们，那可就太惨了……”

微风从窗口吹进来，垂挂在两旁的窗纱，象是窗牖的两缕柔发在轻轻地拂动着。老沈心里很难过，也很不安，想不到佳佳这孩子这样懂事，这样体谅自己父母，正因为如此，自己这些日子来的悉心服务竟会变成对她的莫大压力和威胁。

“佳佳，你别这样想。”当爸爸的宽慰说，一边拿手抚摸着女儿头发，“论文和工作，我和你妈妈过几天能补救，就是缺了我们，地球照样转。可对你们这帮准备高考的青年学生来说，目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，家家都在总动员，不光我们是这样。再说，我们这样全力以赴，是为了你们，但也许，更主要的是为我们自己。……”

可不是吗？如果佳佳这次金榜题名，考取大学，那将减轻老

沈一家多少精神负担：不必为孩子就业问题发愁，也不会因为家里有个无所事事的成年女儿引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。考取的是一人，得益的却是全家。从这点来说，倒是做父母的，把年纪轻轻的孩子，就推上了走向生存竞争的战场，感到于心有愧。

不知是老沈说话时那种语重心长、情真意切的态度，还是他这种不伦不类的道理，佳佳情绪最后慢慢平静下来。正在这时，门“砰”的一声撞开了，华华、玲玲放学回来了。老沈忽然想起盐还没有去买，菜还没有烧，吃饭时间却已经到了。

一个月火头军生活的劳累和烦人，仿佛就在这一刹那全部发泄出来，老沈颓然坐在板凳上，过了好长好长时间，才挣扎着站起来，慢慢地走出小房间，又慢慢地向厨房走去。

四

高考的黎明象一场噩梦一般降临，仅仅是这三场考试中的一个小小插曲，就将使老沈夫妇终身难忘。

这天，杜萍要陪女儿去应试，特地请了一天假。她一夜未眠，很早就起床，但不敢惊动佳佳，等到了时间，才叫醒女儿，洗漱吃早点。华华和玲玲知道父母这会儿顾不上自己，索性赖在床上冷眼旁观，默默注视着他们。

佳佳喝了两口牛奶就放下，急不可耐地催促出发。经过一夜的休息，她显得很有精神，兴奋，可以说处于良好的“竞技状态”。她妈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小包。这是杜萍和楼上王大夫商量着一起预备的，佳佳和小娟一人一个。里面有几片饼干，一块巧克力，一小块药棉，几张卫生纸，一小瓶牙痛药水，一盒万金油，还有含碘、仁丹、十滴水，最后是两瓶清凉饮料：一瓶